



青色柠檬漫画小说

QING SE NING MENG MAN HUA XIAO SHUO

各自零落

GE ZI LING LUO

刘玮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青色柠檬漫画小说

QING SE NING MENG MAN HUA XIAO SHUO

各自零落

GE ZI LING LUO

刘玮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各自零落/刘玮.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
(青色柠檬漫画小说系列)

ISBN 7-206-04106-X

I. 各…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5935 号

各自零落

著 者	刘 玮	封面设计	刘 玮
责任编辑	刘玉芹	责任校对	董 源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深圳市语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长春人民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8 千字	印 数	1—10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106-X/1·249		
定 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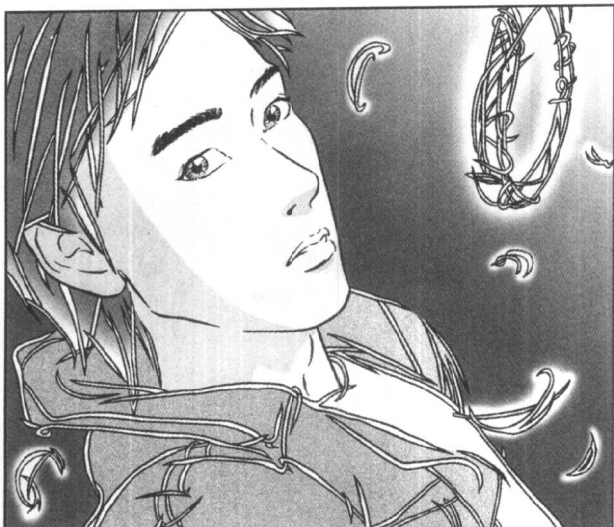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无爱，生命比死更冷。

我是个爱讲故事的人。只是，我不喜欢讲关于我自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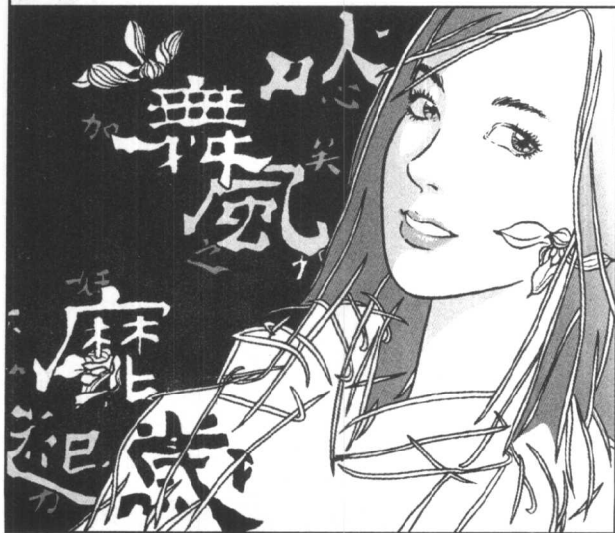




序章 我

介绍人物出场使用第一人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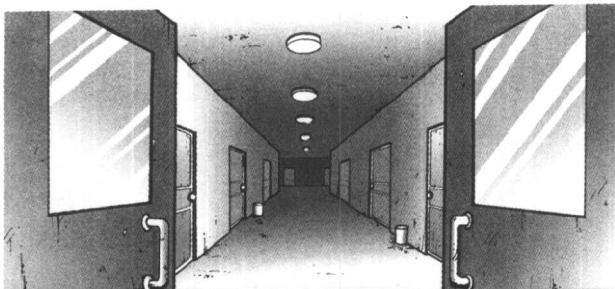
地点：西将城，西将美术学院学生宿舍2楼





1. 鸟 人

西将美院设计系环境艺术专业四年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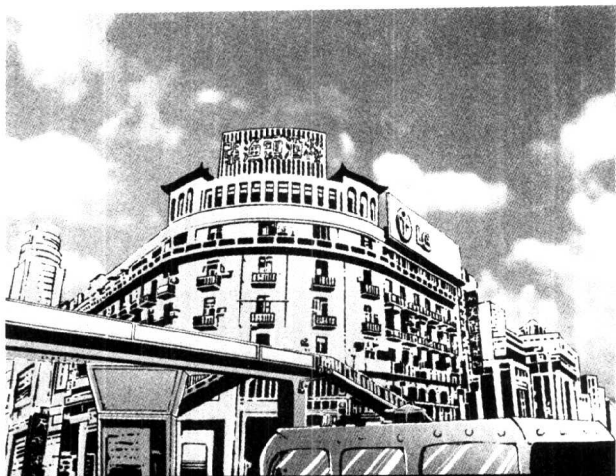


我蹲在洗手间里，利用排泄时间将门上并不高明的黄色笑话（7 则）和图片（4 幅。白描两幅，速写一幅，小蜜蜂交配人形化 2000 版一幅）浏览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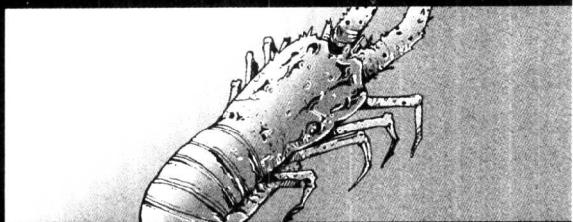


我还带着手机，可以随时用短信息联络蛹子或杀手（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在最私人的时候不感到寂寞）。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有雪，暖气管里的刺刺声告诉我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晚的聚餐一定是去“张鱼头”吃火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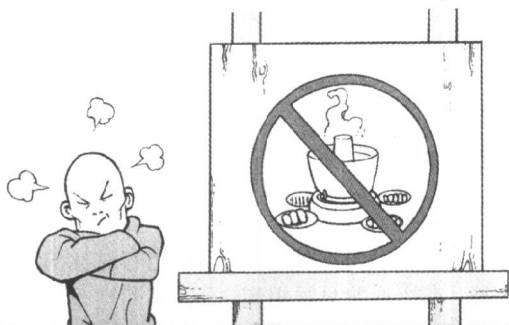


蝻子最喜欢那里的小龙虾，还有各种西将城中少见的海鲜。



这也难怪，像她那样的海产动物跑到这个没什么水分的城市里来等于进了难民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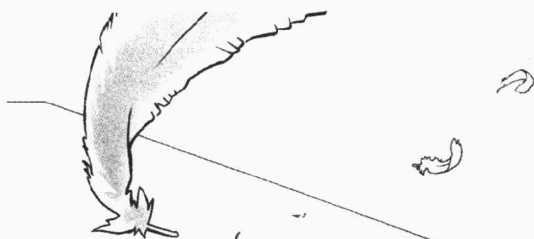


对了，杀手好像不喜欢火锅，说吃那玩意儿太浪费时间。



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除非今天由他来买单，否则我才不迁就他……





我突然笑出声来——我就是有这样的怪癖，在排泄的时候想到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满脑子公厕笑话。





外面传来木屐打在水泥地上的声音，来的应该是附中的那几个傻B。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美术学院要设立附中，宏观地看这简直就是美术界的一大败笔！看看那帮孩子男的长发女的露脐，你还真想不到他们都只是“十七岁雨季”的年龄！而且他们一个个文化课奇差又不好好学专业，只会画些茄子衬布裸体石膏之类的东西，你要叫他干点别的他不会不说还和你玩个性！得，这样下去美术类学生岂不全成了白痴！天见可怜……哈，您看，我又犯老毛病了——只会说别人，其实我自己当初不也是一心想考上西将附中？

算了，还是别装什么卫道士，听听外面那俩B说些什么也许更有趣。

“昨天老高没来上课？”

“那可不？你看那老头又拿工资又赚外快，哪来的时间管咱们？”

呦，听这声音好像是装潢班的胡丙，这小子什么时候也自甘堕落到要学那帮附中的娃娃穿木屐了？

“你毕业设计做完了没有？”

“你做完了？我还没做呢。”

“不是说周一要看方案吗？”

“看屁啊！就那帮人？在系里谁能找到一像样的老师我把头给他！”

另一个是马松！哈，这小子终于回宿舍了，看我待会儿讨债去！

“学位的事怎么样了？”

“我瞎了三科，你呢？”

“我四科。”

哈哈，同志啊同志，我还以为我瞎了两科很大祸呢，原来还有比我更生猛的。

“好像三科就没学位了。”

“对，死定。”



那俩B尿了很久了吧？肾亏啊？

“听说老三也是四科，不过这小子拿钱搞定了。”

“啊？还有这事？”

现在看来，当时的我一定是疯了——我居然就这样蹲在厕所里问了起来！

“谁？谁在里面？”

“我……”

“鸟人？是鸟人吗？”

我没有回答，隐约中我感觉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低头往下——从瓷砖那湿乎乎的反光中我看见两条变形的黑影正向我靠近，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堕入了恐怖小说中常有的情景！在那里，你最熟悉的人或事往往就是吞噬你的杀手！他们把利齿隐藏在粉红的牙肉里，带刺的舌头舔着齿缝中属于鲜血的浓腥，只要让他们再走近几英寸，那深陷于眼眶中的漆黑能让你窥视属于地狱的颜色……

“停停！”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吓死人没药医！不要再想下去了！”

可是，应该就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俩人不见了！！

不见了？你不觉得好笑吗？

听听外面的声音，真吵。好像很久没遇到过这样吵闹的下雪天了吧？明天就是平安夜，所以总有人为了去哪里过这个从国外进口的节日而争论。而我呢？我现在蹲在这间有暖气的厕所里，感受着一些想想都好笑的恐惧——我他妈的害怕什么啊？那两个白痴能变成梳着“沥青头”的吸血鬼闯进来？拜托！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看上面！”

不知是谁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噤！”



那是架老式的奥林巴斯，镜头后面是胡丙微笑的脸。

“哈哈，你这白痴还带着手机大便？”

“我靠！”我急得站了起来，又马上蹲下：“你他妈的要干什么？”

“拍写真啊！”

“找死？！”

我没多想就把脚下的拖鞋扔了出去（肾上腺素大量分泌的结果）！当然，根据科学检验，人的头部对于攻击的反应时间只需要0.02秒，所以胡丙非常轻松地躲过了我的攻击并补照了一张：“鸟人，你有胆把另一只也扔出来？”

我没出声。

失去了拖鞋底层廉价塑料的保护，地上的积水让我的袜子冰凉得像一条蛇。

还没走到宿舍门口我就能听见胡丙和马松的笑声：“我当时还奇怪呢，说这厕所里怎么会有人问我学位的事？后来一看是鸟人那白痴，笑得我啊……那小子还拿着手机在里面蹲坑！他妈的，这我还能跟他客气？”

“那你们把他怎么了？”听这声音是洋洋！她也来了？

“我给他拍写真去了。我叫老马驮着我，然后从上面把他蹲坑的样子都拍下来了。”

此处删去狂笑半分钟。

我站在门前，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进去。本来我是找了根扫帚准备教训胡丙的，但洋洋在里面……不用说，她现在一定正窝在马松那条发馊的被子里娇笑着，她的嘴里应该嚼着半小时前买来的薄荷糖，她的眼神里也许会有一点不快，因为她现在嘲笑着的正是她的前任男友——她会这样想吗？



“那他是不是真的想买学位？”笑声过后，洋洋问的第一个问题让我舒服了一点。也许女子和小人真的难养，但是像洋洋这种纯得发蠢的女人还是很不错的。

“那小子有一次体育不合格，不知道学校会怎么处理，要是算上体育，那他就有三科不过关。听说今年学校因为扩招搞得学位名额特别紧张，我看他要想拿学位啊，够呛。”

“不是说毕业设计做好点就能加分吗？”

“洋洋，我真是喜欢你的天真，但哥哥得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学校就等着卡我们的钱呢。”胡内这小子的嘴，什么时候都像是喝了油一样的贫。

“你别吓唬她，”马松应该是站起来了：“出去走吧。”他们要出来了？那我……

“走什么呀？外面正下雪呢！我连棉鞋都没有，怎么走啊？”

“你不是有钱吗？去买一双！”

“我可不想和暖气说再见，我就赖在这儿啦。倒是你要小心，鸟人说不定会来找你讨债，到时候我看你小子怎么办。”

“凉拌！”我可不想放过机会，猛地踢开门：“胡内，你他妈去死！”

“大哥！您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记小人过，大将手下不死小兵，您就放过我这一回吧！我也是——一时兴起一时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我看看自己手中的棍子，心想这东西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

“把底片给我！”空心棍被我抡得呼呼直响。

“那里还有我的摄影作业呢……”胡内一脸苦楚，像是交不出闺女的佃农。

“你少找借口！我去找老羊，他那儿有暗房！”

“算了算了……”马松这时候想来打圆场，看来



这小子还没认清形势。

“你还敢帮他？你有钱还了是不？”

“我……”马松没办法了——周身债是他的死穴。

“好好好，我给我给。”胡丙从倒扣的脸盆里拿出用毛巾包好的相机：“别弄坏了。”

“滚！你小子这是自食其果。”

胡丙穿上皮鞋，和马松、洋洋一起出去了。我从皮箱里翻出双干净袜子换上，钻进了马松的被窝里——这里有洋洋的香气。她用的还是去年情人节我送她的香水，淡淡的，有着呼吸般的自然气息。我用鼻尖一点点地触碰那团渐渐消散的香气，像是回到了和她一起嬉戏的时候。

我记起了我们之间的第一个吻。

那时我们刚刚来到西将城，对遍街热闹红火香辣刺激的烧烤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我们终日流连在烧烤档前，在为嘴唇铺上厚厚的一层油的同时也为每个人吃出了严重的口腔溃疡。痛苦的日子里我们一边消耗着吃出来的油水一边四处寻找清热解毒的良药，后来蝻子不知道从哪儿打听来两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一种是往伤口上撒盐，那会非常疼；另一种是将“先锋6号”胶囊颗粒碾碎，把那些粉末撒在伤口上，但不清楚是否比第一种的疼痛轻些。蝻子和杀手非常勇敢地尝试了前者，我和洋洋选择了后者。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我们都疼得想在地上打滚。疼痛过后洋洋大叫好苦好苦，我说不对，苦尽甘来，现在我的味蕾感觉是甜的。她不相信，说怎么可能？我说你要是不信就自己过来尝尝。她笑问怎么尝嘛？我说你过来，过来……

那便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吻。

不甜，但也不太苦，我尽量一点点地品尝她唇上的柔软，希望凭着冲动能找到和以往不一样的感受。可

能是吻得用力，嘴里的伤口被挤破，让我们的吻也越来越苦……

满嘴干裂的苦涩让我们以后在接吻的时候都会在嘴里含一粒糖。

可是，我们在一起没有超过半年，一次生日 Party 上，我和洋洋遇到了搞地下摇滚的马松。马松是装潢班的人，从小听力有问题，传说他现在只有一只耳朵能听见声音。洋洋和他……他们一见钟情……不，准确地说应该是洋洋迷上了马松。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洋洋的脑海中是如何快速地被抹掉——连“嗖”的一声都来不及发出。之后我看着洋洋每天沉迷在马松那只有一半的世界中痛苦挣扎，没有了与我在一起的安宁自在。但我不是为她可惜，因为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是痛苦，至少也痛苦得自觉自尊。年轻人嘛，总能把自已变得欢乐多烦恼少。

好在洋洋并不是我最爱的女人，所以我只会在肉体寂寞的时候多少怀念她一小下。

我坐起来，无聊地翻了翻洋洋放在桌子上的那本《浮动的世界》，心里盘算着过一会儿怎么打发更无聊的黑夜。

我拨通了蝻子的电话。

“你干嘛呢？”我能听见蝻子那边有炒菜的声音。

“我在林新路逛呢，你来不来？”

“我可不想动，太冷，也就你们女人脂肪厚能跑出去。”

“什么话，不来算了。”

“不然你回来陪我好不好？我请你去‘四季’吃烤肉。”

“我不去，我还想去‘南方’看衣服呢。你过来吧，过会儿就在‘南方’等，我帮你选选过冬的衣

